

苏联
60年
短篇
佳作
选

100759

I512.1
2330:4



要 目

别德内依：蚊子
卡皮察：蓝鲸
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
田德里亚科夫：路上的坑洼
尼林：母狗
斯塔德纽克：亲自动手
格里巴乔夫：今天谁会牺牲
基皮阿尼：双簧管
苏拉加乌里：鸽子
鲍戈莫洛夫：初恋

ISBN7-5327-0010-0/I-002

定 价 6.80元

100759

第四卷

I512.1
2330:4

苏联 短篇 佳作 选

上海译文出版社

苏联六十年短篇佳作选

第 四 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7.5 插页 2 字数 392,000

1988 年 6 月第 1 版 198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11—2,500册

ISBN 7-5327-0010-0/I·007

定价：6.80

目 录

第七座泉亭·····	汉扎季扬作	卢 龙译	1
伏尔加河边·····	尼林作	倪 亮译	9
她的角色·····	马姆苏洛夫作	梁友石译	31
蚊子·····	别德内依作	鲍 群译	36
雨·····	安东诺夫作	张孟恢译	70
蓝鲸·····	卡皮察作	张永全译	113
倔强的性格·····	伏洛琴作	种 觉译	135
葛列勃·····	科瓦列夫斯基作	张继馨译	156
在路上·····	麦列申作	倪 亮译	180
民警中尉·····	拉夫罗夫作	侯华甫译	202
冬天的橡树·····	纳吉宾作	阮 冈译	233
佩列佩洛夫卡村的主席·····	鲁卡舍维奇作	包也直译	246
一个人的遭遇·····	肖洛霍夫作	草 婴译	288
路上的坑洼·····	田德里亚科夫作	荣如德译	327
母狗·····	尼林作	翁文达译	391
亲自动手·····	斯塔德纽克作	章海陵译	434
今天谁会牺牲·····	格里巴乔夫作	章海陵译	454
等待·····	克拉西里尼科夫作	周敏显译	472
惩罚崖·····	郭贝连柯作	章海陵译	485

双簧管.....	基皮阿尼作	章云义译	496
鸽子.....	苏拉加乌里作	章海陵译	503
初恋.....	鲍戈莫洛夫作	章海陵译	526
美女石.....	马马卡耶夫作	梁友石译	531
阿甫.....	巴拉卡耶夫作	于国畔译	538
作者简介.....			556

第七座泉亭

汉扎季扬

在僻处山区的一座小城里，冷风把树上的叶子纷纷吹落，又吹着它们沿街飞卷。河岸上傲然屹立着石匠马尔加尔铁皮房顶的小屋。

中午时分，马尔加尔师傅心绪不宁地坐在大门口的石凳子上。看起来他似乎在倾听风扫落叶的飒飒声。然而，无论是落叶的簌簌，还是蜿蜒在河谷里的小河的拍岸声，都没有吸引老人的注意。他眯缝着眼睛盯住地面，出神地在想心事。

……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马尔加尔的儿子，建筑师阿拉姆，也和别人一起上了前线。起先老石匠常常收到儿子的信。每当接到儿子的来信，他就在铺着厚毯子的沙发榻上坐好，小心地拆开信封，一声不吭地看信，看很久……在这隆重的时刻，石匠的老伴玛努莎克就两手抱胸站在他的面前，努力想从他的脸上猜出信的内容。马尔加尔看信，老婆子看他脸上的表情。老石匠看完信，明白了内容，就高声地读起来，一边读，一边把每

个句子、每个字眼的意思详详细细地解释给老伴听。

但是阿拉姆的信突然象暑天时的泉水一样中断了。起先马尔加尔师傅以为这只不过是暂时的中断，跟往常一样，可是时间一久，老人心里起了疑云：“难道他出事了？”这个想法使他感到害怕。然而他并不把自己的疑惧告诉别人，他振作起精神，还常常鼓励老伴，每回听收音机都听得很久，似乎收音机会报告他的儿子在何方。

二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阿拉姆却一直没有来信。有一天马尔加尔终于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日夜盼望的喜讯：“战争胜利了！”他象年轻人似地一跃而起，手舞足蹈地喊老伴：

“胜利了，老婆子，高兴吧！”

老婆子温柔地笑了，可是她的笑容很快又消失。她凄然说道：

“阿拉姆，我的阿拉解，一点音信也没有！”

她的话象刀子扎进马尔加尔的心窝。他看了一眼妻子，心思感到十分害怕。

“他会回来的，老伴，会回来的，”老人强作镇定地说。

他走到阳台上，久久地凝视着从拉斯特山上下来的公路；前线的战士都是从这条公路回来的。

早晨，马尔加尔到他所造的第六座泉亭去。来打水的妇女们默默地向他点点头，然后走了。在往常，每当他来到一座泉亭旁边的时候，妇女们都围上来，和他聊上半天。现在她们好象都躲着他似的。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啊，大家都知道我的阿拉姆

没了。大家心里都知道，可嘴上不说，可怜我呢，”老石匠想。

马尔加尔师傅造的每一座泉亭都有一段历史。但是现在他所在的这第六座泉亭对他来说格外亲切。开始造这座泉亭的那天，阿拉姆正好顺利地学完了建筑，从埃里温回来。马尔加尔和儿子一起造泉亭，直到完工。本来还要再造一座，就是第七座。马尔加尔把这项工作交给儿子去干。可是老石匠的心愿没有实现。阿拉姆上前线去了。

有一天，马尔加尔坐在他最喜欢坐的大门口石凳上，忽然看见区军事委员和区委书记一直向他的家走来。当他们走近了，马尔加尔师傅看到他们的眼睛里隐隐地有一种哀恸的神色，他全身战栗了：人们只有在慰问死人的亲属时才会有这样的脸容。

“我们是来找你的，马尔加尔师傅，”军事委员说，他尽量不去看老石匠的眼睛。

马尔加尔把客人请到屋里。正对门口的墙上挂着阿拉姆的一张大相片。老人注意到，客人们的眼光掠过他儿子的照片时都显得十分痛惜。

“请坐吧，”他费力地说。

可是客人们不坐。军事委员从皮包里拿出一个红色的小绒垫，马尔加尔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觉得房间在眼前旋转，嗓子眼发干，两条腿发软，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候他也有力量控制住自己。

“这是阿拉姆的勋章，”军事委员说。

“我知道，孩子，你不说我也知道，”马尔加尔回答说，向着小绒垫俯下身去。

当他的嘴唇贴在勋章上时，他觉得，他吻的是儿子的额头。老人的眼睛一阵刺痛，眼泪滴在小绒垫上。然后他直起身子，抹

掉眼泪，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早就知道是这样，孩子们，人的心是不会猜错的。”

房门开了，玛努莎克走了进来。两位客人互相对看了一眼：“怎么对老婆子说呢？”

老婆子看到两位贵客临门，竟不知所措了。

“过来，玛努莎克，”马尔加尔强自镇定地对她说。“过来，这是阿拉姆的勋章。”

老婆子快步走到桌子跟前，认出这是一枚闪闪发光的勋章，脸上露出了笑容，接着疑惑地看着丈夫。

“亲一亲勋章，玛努莎克，”老人又说。

老婆子弯下腰，热乎乎的嘴唇搥勋章吻了三次。

“可是我的阿拉姆在哪儿，是不是很快就回来？”

“会回来的，”马尔加尔望着妻子的眼睛，坚决地说。

“那，什么时候回来呢？”

“什么时候？”老人重复她的问话，沉默了一会儿，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说：“咱们哪一天把第七座泉亭造好了，阿拉姆也就回来了。”

老婆子听信了他的话。她和马尔加尔两口子已经平静和睦地生活了半个世纪。在这五十年中，玛努莎克从来没听到丈夫说过一句谎话。现在她也相信他，轻松地透了一口气。

这天夜里马尔加尔一夜没合眼。他在整理儿子保存在大木箱里的簿子和字纸。忽然他发现了第七座泉亭的设计图。

老石匠的心突突地跳起来。这份设计图是阿拉姆在上前线之前不久画出来的。这是他的第一次建筑习作。

马尔加尔把图纸看了很久。儿子画这张设计图的时候是抱着多么大的热情，带着多么大的兴趣啊！这将是本城的泉亭中

最美丽的一座！

老人的眼睛充满了泪水。

马尔加尔把设计图放回原处，在沙发榻上坐下，两只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天棚，想起心事来。

“要把第七座泉亭造起来，”他自言自语地重复着。这句话似乎使他的痛苦减轻了几分。“我要造好它，不能让我的阿拉姆的珍贵理想落空。”

第二天，老石匠带了第七座泉亭的设计图去找区委书记。

区委书记在办公室里接见他。阳光洒满了整个房间。书记看见老人进来，急忙迎上前去。

“老师傅，您请坐。”

马尔加尔坐下，忍住喘息，开口说道：

“我想造第七座泉亭，书记同志。”然后他象自言自语似地继续说道，“这座泉亭将是对咱们阵亡子弟的永恒纪念。”

书记十分专心地听他说话。

“第七座泉亭将成为咱们这座城市的美丽建筑物，成为英雄们的纪念碑。”

“您的主意好极了，马尔加尔师傅。政府对这个问题已经作了指示。咱们一拿到设计图就动工。”

老石匠把设计图递给他。

“这就是第七座泉亭的设计图，书记同志。这是我儿子的作品，是他的第一次建筑设计。”

区委书记答应尽量给予帮助。

在向书记告别时，马尔加尔叹着气说：

“咱们遭受了沉重的损失。”

“是啊，沉重的损失！但是咱们作出了这样的牺牲，才获得

了自由、幸福的生活与和平。但愿从今以后不会再有失去儿子的父亲，不会再有战争，马尔加尔师傅。”

老人从楼梯上走下去的时候，脑子里仍旧想着书记的话：“但愿从今以后不会再有失去儿子的父亲，不会再有战争。”然后他大声地说：

“他讲得真有道理，说出了我们大伙儿的心里话！”

过了三四天，马尔加尔师傅一清早就拿起装着石匠工具的口袋，出门去了。

城边的河上有一座弧形的石桥，这是他和他的父亲在半个世纪以前造的，他的父亲也是石匠老师傅。马尔加尔走到桥上，举目看着正从拉斯特山背后升起的太阳。他在这里看过多少回日出啊！每一回他都想，胜利马上就会来临，阿拉姆也会随之而返回故乡，对于这一点他是深信不疑的。

胜利果然来临，胜利照亮了人们的心，比太阳还要灿烂。可是阿拉姆没有了。他不会回来了……

老人在宽阔的公路上走了一阵，停下来。集体农庄的庄员们正在这里为纪念阵亡战士们的泉亭清理场地。有的人赶着大车运来石料，有的人在筛沙子。大家齐心协力，干劲十足。

“啊，马尔加尔师傅，你来了，欢迎你！咱们要造第七座泉亭，”农庄庄员们说。

“是啊，”老石匠回答说，“咱们要建造这座泉亭来纪念牺牲了的英雄们。这是和平的泉亭。”

公路旁边茂密的青草地上，一股清冽的泉水喷涌而出。马尔加尔掬起泉水浸了浸脸，感到很痛快，然后在泉眼旁边坐下。这里就是阿拉姆打算造第七座泉亭的地方。

马尔加尔不再多想，站起身来，拿了铁镐，开始垒第一块石

头。

刺鼻的粉尘落在他的灰白的头发上、脸上，汗水和着粉尘混在一起滴在石头上。但是老石匠不断地盆着，盆着……

三

石头在老师傅的砍凿下变成了活的东西；老人把自己的手艺、心和生命注入石头，他向石头倾诉自己的希望和没有实现的理想……他在沉思中时而驰骋在战场上，和儿子一起投入战斗，时而轻轻地呻吟，象一个把头枕在护士膝盖上的负伤的战士，时而回想起阿拉姆的一去不复返的童年，想得出了神，然后他继续盆石头，盆了一会儿又沉思，沉思以后再盆……

一朵朵的云彩在马尔加尔头顶上空飘过。他很想把它们留住，刻在石头上。但是云彩是留不住的。一幕幕战斗的情景在他的想象中掠过，他的手则在石头上刻出花朵，开不败的和平的花朵。他在城里造的六座泉亭都用鲜花图案做装饰。

……夏去秋来，巴拉拉卡河谷和拉斯特山上，一片嫣红的秋色，金光流溢。当第七座泉亭的拱门竖起来以后，马尔加尔在最高的、也就是中间的拱门上雕了一只和平鸽。这只鸽子嘴衔着象征和平的橄榄枝，展翅飞斯——就象联翩的浮想在马尔加尔的脑海里翱斯。

鸽子雕像下面刻着短短的一行题词：

“愿世界和平万古长存！”

马尔加尔师傅把这行题词读了两遍之后，坐在泉亭的基座上，凝神谛听在所有七条水槽里流淌的泉水唱的和平之歌。

第七座泉亭的周围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凿得很平滑的石块以及刻在石块上的花朵与和平鸽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和心。他们

读着题词，笑着说：

“马尔加尔师傅，祝和平鸽活一千年！”

老石匠看着周围的人，他觉得他们似乎是来祝贺阿拉姆平安无恙地从前线回来的。他想把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告诉玛努莎克，他看到她正在公路上走，就站起身来迎接她……

老婆子神情激动，走得很快。她想尽快地来到泉亭前面。人们向两边分开，给她让路。大家都停止了谈话。只听到淙淙的泉水声。玛努莎克走到丈夫面前。她用深沉的目光往他的眼睛一瞧，就什么都明白了……

玛努莎克在泉亭前面站了很久，然后转过身来，慢慢地说道：

“这就是他，第七座泉亭就是我的阿拉姆。”

接着她对和平鸽的雕像凝视了很久，也看到了那底下的题词。

这时马尔加尔老人象从前把儿子的信读给她听的那样，高声地读出这句简单的话：

“愿世界和平万古长存！”

一九五〇年作

卢 龙 译

伏尔加河边

尼 林

在这些日子里，娜嘉^①奶奶时常跑到公路上，接连几小时站立在刺骨的寒风中，等候着她盼望的那辆汽车驶来。但是汽车一辆辆的驶来，几千辆汽车过去，却不见那辆主要的、载着彼佳^②的车子。

临了，有一天早晨，正当奶奶又准备上公路，慌忙地寻找那双又被小猫拖走的手套时，叶罗费伊·库齐米奇爷爷说：

“坐下，你怎么啦，想得感冒吗？他来了就来了。你用不到来回跑。你又不是年轻姑娘。”

奶奶听他的话，坐了下来，开始解短皮大衣的纽扣。

可是，她刚解开皮袄、取下绒毛围巾，突然，在那条通到他们屋子的小径上，在白皑皑的雪堆中间出现了一个年轻人。他身穿黑色军大衣，腰束扣子闪亮的皮带，头戴也是黑色的不合季节的单薄的便帽^③，一只手拎着手提箱，另一只手老是去摸耳朵，大概是想把它们护住，免得被寒风吹痛。

爷爷朝窗外瞥了一眼，仔细望了望那个小伙子，但是身子却

没有动，也没有对奶奶说什么。最近到这儿来的人可多哩，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有的步行，有的乘车。瞧，这儿正在开展多么宏伟的事业啊！

有人敲门。奶奶急匆匆地跑去开了门，同时倏地向后退，看见在雾霭般的寒气中站着一个人陌生的年轻人。

“这儿是波雷哈耶夫家吗？”年轻人问。

“彼坚卡！”奶奶叫道，接着就哭了起来，激动得手忙脚乱。“彼坚卡……眼睛象安菲西娜，……完全象安菲西娜……”

在帮孙儿脱掉冰冷的军大衣时，她还发现他的嘴和鼻子象父亲——瓦夏，于是她一面吻他那冻得发红的双颊，一面继续哭泣着。

可是爷爷叶罗费伊·库齐米奇只是稍稍皱起眉头说：

“在这种天气，何苦戴着这么顶便帽招摇呢？莫非没有皮帽子？喝酒喝掉啦？”

“您怎么啦，爷爷，我根本就不喝酒！”彼佳笑了笑。“任何天气戴制帽，我习惯了。有人说，冬天戴制帽，头发长得好。我的皮帽在手提箱里呢。……”

“跟他爸爸一模一样，”奶奶擦掉眼泪，笑了。“瓦夏也是这样一个人，穿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人。只有眼睛象安菲西娜。……哦，你把皮靴脱掉，赶快脱掉！你一定冻坏啦，全身都冻坏啦。”她说，把孙儿往方凳跟前推，准备帮他脱靴子。“你瞧，在冰天雪地里，这皮靴简直就象铁做的。应该穿毡靴。……”

① “娜嘉”是“娜杰日达”的爱称。——译者注

② “彼佳”和下文的“彼坚卡”均为“彼得”的爱称。——译者注

③ 此处指一种有遮檐的、形状象制帽的帽子。——译者注

“不知怎的，穿皮靴走起路来比较轻松、愉快。我把毡靴拴在手提箱上了，”孙儿说，两只穿着毛袜的脚在光滑的、漆成赭石色的地板上走着。

奶奶立即把他安顿在烧得很旺的炉子旁边，然后动手把各式各样的为孙儿归来而准备的食物都放到桌上。

“你要知道，彼坚卡，我们收到你的信以后，盼了一个多星期啦。……”

奶奶在桌子周围心急慌忙地张罗着，仿佛怕耽误时间似的。“滚开，你这魔鬼！”她生气地朝那只抓住她的衣服下摆的小猫嚷道。

这时候，爷爷叶罗菲伊·库齐米奇正默默地打量着孙儿，看来，他还没有最后决定，应该如何对待这个实际上他了解不多的小伙子。

“你信上说十九号以前到的，可今天，你瞧，已经三十号了，星期天，”爷爷说，撕下一张日历。“你在哪儿耽搁了这么些日子？”

“瞧，是怎么回事，”孙儿庄重地朝掌心里咳嗽了一声，开始解释，“不用说，我请求派到斯大林格勒来，他们也已经给我开了证明。可是后来发现，我们有些同学已经派到这儿来了。于是安东诺夫同志就说：‘到古比雪夫去吧，那儿也有伟大的工程。我觉得没什么两样。要不，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派你去中亚。’我说：‘对我来说，还是有些两样，因为斯大林格勒是我出生的城市，我的父母过去就住在那儿。’他说：‘你别多愁善感啦。不管你父母过去住在哪儿，我们现在是按计划办事。你不要忘记，你可是个共青团员啊。’这样一来，我便去找萨姆松诺夫同志。他把安东诺夫叫来，说：‘应该满足波雷哈耶夫同志的请求，别干蠢事